

侠骨柔情牡丹魂

台湾
卧龙生 著
侠骨柔情牡丹魂

上



侠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牡丹魂

上

浙江文艺出版社

岳小湄



易劍寒



王管家

易
母





目 录

剪烛西窗论沉冤	(1)
深宵窥秘	(24)
春闺不是梦里人	(49)
月下共商计谋	(73)
大展阴谋诡计	(97)
了了情仇向牡丹	(119)
莫愁湖畔客	(142)
扑朔迷离个情郎	(176)
牡丹绿叶两相亲	(210)

剪烛西窗论沉冤

初春天气，夜风仍带着隆冬留下的寒意。

万里无云，蓝天如洗。

蝉噪林愈静，月明星反稀。

好一个春寒料峭的静夜。

洛阳城外牡丹园的洗心阁中，此刻却燃着一支红烛。

阁中一张八仙桌上，摆着四色细点。

一侧炉火熊熊，上面放着一个锡壶，壶水已滚。

一个头梳双辮，身着青衣，十五六岁的女婢，蹲在炉侧，望着壶嘴中冒出的热气。

一个长发披垂的白衣少女，端坐在一张木椅上，脸上笼罩着一片愁云。

占地十亩的牡丹园，除了洗心阁上这两位姑娘之外，再无别人。

夜风透过门窗孔隙，送进来阵阵花香。

白衣少女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道：“月儿，什么时刻？”

那青衣女婢叫月儿，好雅致的名字。

月儿理一理额前散落的刘海道：“姑娘，三更时分了，只怕他不会来了。”

“谁说的，廿年仇恨，快意今宵，我为什么不来？”

洗心阁的门，突然被人踢开。

一个全身黑衣，二十四五的年轻人，手提着长剑，缓步行了进来。

他的举止很文雅，人也很英俊，但双目却闪动着强烈的仇恨之火。

月儿忽然站了起来，打量那黑衣少年一眼道：“你是——”

黑衣少年冷冷说道：“我姓易，易剑寒。”

白衣少女吁一口气，慢慢地站了起来。

阁门大开，夜风吹来，飘起了她披垂的长发，也摇颤了桌上的烛火。

她未理会飘动的长发，却微微躬身作礼道：“易兄请坐，小妹岳小湄，恭候易兄多时了。”

未待岳小湄的吩咐，月儿快步行前关上了阁门。

易剑寒的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只有姑娘和女婢两个人么？”

烛火稳定了下来，照着岳小湄美丽的脸儿。

她似是极力使自己变得自然些，但却无法掩住那神色间一股幽幽凄凉，使她的笑意，变得有些哀伤味道。

“易兄，夜色还长，距天亮，还有好一阵时光，何不坐下来，喝一杯香茗，进一点小妹亲手调制的点心？”

易剑寒双目盯注在岳小湄的脸上，英俊的脸上，肌肉微微抽动。

显然，他在极力忍耐着，尽量保持着风度，不让怒火

发作出来。

月儿提起了炉火上的锡壶，揭开桌子上江西细瓷茶杯盖子，冲了一杯茶，盖上杯盖送过去道：“公子用茶。”

易剑寒道：“放下……”目光转注到岳小渭的身上，接道：“在下不饥不渴，姑娘的好意心领了。”

岳小渭道：“壶中水，取自古泉，茶是天台山上的雀舌，易兄，何不品尝一下？”

易剑寒冷淡一笑道：“岳姑娘是……”

岳小渭接道：“我是岳凤山的女儿。”

易剑寒双目中闪过一道凌厉的杀机道：“岳凤山呢？”

岳小渭道：“易兄来晚了两年。”

易剑寒怔了一怔道：“晚了两年？什么意思？”

岳小渭道：“家父已于两年前逝去了。”

易剑寒呆了一呆道：“岳凤山死了？”

岳小渭道：“是！家父等候易兄十八年……”

易剑寒冷冷接道：“他死了，难道要勾销这一段恩怨？”

“不！”岳小渭黯然地接道：“家父在临死之际，交代了我，要我替他偿还。父债子还。家父没有儿子，只有我一个女儿，我只好担负起这个责任。”

易剑寒冷冷地望了岳小渭一眼，缓缓说道：“你可知道，如何偿还这笔债务？”

岳小渭道：“我知道，用性命偿还。”

易剑寒长长吁一口气道：“岳姑娘，岳凤山真的死了么？”

岳小渭道：“易兄，生死大事，小妹岂能随口胡说？再

说，我也不能咒诅自己的父亲啊！”

易剑寒神情冷厉地说道：“小湄姑娘，岳凤山真的死了，你自然可以代父亲偿还。如果他还活着时，我杀了姑娘之后，还要找他！”

岳小湄神情震动了一下道：“死亡一事，怎能装作？”

易剑寒道：“姑娘，令尊死了，令堂呢？”

岳小湄道：“我娘么？比我父亲早死了五年，牡丹园只余下我一个人。”

易剑寒道：“听说洛阳牡丹园有四大护园高手，他们都是令尊的心腹死士，想来，定然埋伏在洗心阁的左右了。”

岳小湄叹息一声道：“他们都被我遣走了，目下，这整座牡丹园，只有我和月儿两个人。”

易剑寒道：“哦！姑娘这作法是什么意思呢？”

“还债。”岳小湄轻轻吁了一口气，接道：“我爹留下一笔债务，却没有留下兄弟，我这做女儿的，只好替他偿还了。”

易剑寒道：“好！姑娘亮兵刃吧。”

岳小湄淡淡一笑道：“亮兵刃，为什么？”

易剑寒道：“我不想杀一个手没有兵刃的人，岳凤山天龙八剑，名震江湖，想必姑娘已得令尊的真传了。”

岳小湄道：“是！家父无子，只有把一点武功上的心得，传给小妹了。”

易剑寒道：“好！这洗心阁的地方很广阔，在下候教。”

岳小湄道：“易兄，你没有瞧到么？小妹一无兵刃，二未劲装，我不准备和易兄动手。”

易剑寒冷漠一笑道：“就算你不动兵刃，在下也一样不会放过姑娘。”

轻轻吁一口气，岳小湄幽幽说道：“易兄，小妹愿意束手就缚。不过，在易兄杀我之前，小妹心中有几点疑问，想和易兄说说。”

易剑寒道：“疑问？什么疑问？”

岳小湄道：“关于先父和令尊当年的一段恩怨经过。”

易剑寒道：“岳凤山没有告诉你么？”

岳小湄道：“告诉过，而且，他说得很详尽，小妹曾经听先父把这一段恩怨，说了五十多遍。”

易剑寒呆了一呆，冷厉地接道：“这么说来，岳姑娘对这一段恩怨往事，知晓得很清楚。”

岳小湄点点头。

易剑寒怒声说道：“姑娘既是知晓很清楚，为什么要我再说一遍？”

岳小湄道：“易兄，小妹遣走了牡丹园中所有的人手、园丁、明日午时之前，他们不会回来，你杀了小妹，不过是举手一挥之劳，用不到片刻时间，你有很充分的时间，又何苦急于一时呢？”

她的容貌秀丽，说话有条不紊，给人一种很沉稳的感觉。

易剑寒道：“咱们彼此之间，积存了很深厚的仇恨，我想不出在我们之间，有什么相对品茗的原因。”

岳小湄道：“谈一谈。”

易剑寒道：“谈什么？”

岳小涓道：“谈谈令尊被杀的经过。”

易剑寒双目暴射出凛人的寒光，厉声喝道：“岳凤山杀了我的父亲，难道他会没有告诉你？”

岳小涓道：“告诉过我，先父一直没有逃避杀人的责任。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他时时刻刻都想死在你的剑下，但他等不及了，比你约定的时间早死了两年。”

易剑寒的怒气，因岳小涓的婉转解说，消退了一些，口气也缓和了不少道：“岳凤山既然认了这笔帐，而且都告诉了你，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岳小涓道：“易兄，请坐下吧，剪烛共话，论的是血仇旧恨，虽然有些煞风景，但至少，也可以把一件杀人的血腥，变得文雅一些。易兄，小妹已决心代父偿命，但凭易兄处置，一剑穿心，或是乱剑分尸，小妹都会闭目受死，只望易兄能给小妹一些时间……”

易剑寒接道：“你要时间？”

岳小涓道：“对！最多两个更次吧！小妹已不存再见明日阳光之心。”

易剑寒缓缓在岳小涓对面的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道：“姑娘，你说吧！但是时限决不能超过五更。”

岳小涓道：“多谢易兄。”回顾了月儿一眼道：“月儿，你去吧！这里不用你照顾了，天亮后，回来收我的尸体。”

月儿忽然流下泪来道：“姑娘，小婢……”

轻轻挥动玉手，岳小涓不悦地接道：“月儿，我的时间宝贵，不要耽误了，快些去吧！”

月儿躬身一礼，缓步而去。

临去秋波，冷冷地望了易剑寒一眼，目光中满是恨意。
易剑寒心头震动了一下。

目睹月儿的背影消失，岳小湄才缓缓说道：“易兄，小妹想先请教一件事。”

易剑寒道：“好！你说。”

岳小湄道：“先父杀死易伯父那一年，易兄年纪还小吧！”

易剑寒嗯了一声道：“四岁多一些吧！”

岳小湄道：“易兄，那时你纵有记忆，想必也是记忆不明。”

易剑寒道：“没有记忆，我也不在现场，但我娘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这件事，难道还有假不成？”

岳小湄道：“伯母还健在吧？”

易剑寒道：“她老人家还很健壮。”

岳小湄道：“那真是谢天谢地……”

易剑寒怒声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岳小湄道：“易兄，易伯母当年既在现场，也是最重要的人证了。”

易剑寒道：“岳凤山杀害先父的事，家母亲眼所见，而且，岳凤山自己也早已招认了，难道姑娘还心存怀疑么？”

岳小湄叹息一声道：“易兄，先父也一直认为他是凶手，所以，他一直存着刻骨铭心的痛苦。生前再三的嘱咐小妹，一旦易兄上门寻仇，要小妹束手就缚，任凭处置，不可还手……”

易剑寒冷冷接道：“岳小湄，我易剑寒堂堂七尺之躯，

不该杀你这手无寸铁的妇人女子，不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江湖规矩，易某人不能不遵守。”

岳小涓道：“小妹不换劲装，不带兵刃，并非是存有求生之念，只是想把心中的几个疑点奉告易兄。”

易剑寒道：“这也是岳凤山留下的遗言吗？”

摇摇头，岳小涓缓缓说道：“不是，是小妹的拙见，先父曾斥责过我异想天开。”

易剑寒先扬了扬剑鞘道：“好！你说吧！”

岳小涓道：“小妹没有见过易兄，但我从先父口中，知道了你的姓名，和今夜之约的日期。小妹遣走阁中所有的人，就是以身代父，还给易兄这条命。”

易剑寒道：“哦！”

岳小涓道：“小涓也曾问过先父易兄的形貌，但先父也无法说得上来。”

易剑寒道：“岳凤山见过我，但那时只不过三四岁。”

岳小涓淡淡一笑道：“如若易兄是一个粗鲁的人，小妹也就不准备多费唇舌，易兄已到，小妹等死就是。如若易兄是一个温文君子，可与理论的人，小妹就准备把心中几个疑点提出来和易兄研商一下。”

易剑寒道：“研商岳凤山杀死我父亲的一案？”

岳小涓道：“这件事牵涉到易兄和小妹，易、岳两家，小妹能和易兄研商也就是这件事……”

望望桌上的烛火，岳小涓缓缓接道：“小妹的想法，骤听起来，也许有些匪夷所思，但自信并非是全无道理，只不过，要多一些工夫推想。所以，在说入正题之前，小妹

斗胆请求易兄答允一事。”

易剑寒道：“你说，我能答应的，决不会使你失望。”

岳小涓道：“易兄满怀仇恨而来，胸腹之间，满是怒怨之气。这容易使一个人的灵智蒙蔽，推情论理，第一要件，必须先使人心平气和，才能够不为个人主观所误。”

易剑寒长长吁一口气道：“天明之前，我会尽量克制自己，尽量使自己平静，但天亮之后……”

岳小涓接道：“天亮时，如是易兄仍要坚持非杀小妹不可，小妹引颈受戮，死而无怨。”

易剑寒道：“岳姑娘准备要用这两个更次的时间，说服我了。”

岳小涓道：“不！我只是说明心中所疑，提供易兄参考。”

易剑寒道：“好！在下洗耳恭听了。”

岳小涓道：“先父在世之日，我曾经连问先父五十遍杀死易伯父的经过……”

易剑寒接道：“可是五十遍，完全一样？”

岳小涓道：“骤听起来，并无区别，但如细心一些，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破绽。”

易剑寒道：“家母也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经过，而且，又得到了令尊的亲笔承诺，他是凶手，人头暂寄项上。我们易家的人，只要执有他亲笔承诺，随时可以来取。”

岳小涓笑了一笑道：“所以，先父弥留之际，遗言小妹，代他偿还欠你们的一条命，唉！死了一了百了，先父却遗言要他唯一的女儿，为他偿还，为他偿还人家一条性命。这是多么沉重的遗言。”

易剑寒道：“那是他心怀愧疚太深了，我父亲为了救他，断去了一条右臂。如若他右臂还在，你爹就未必能杀得了我父亲。”

岳小涓道：“易兄，我愿意舍命偿命，但不愿先父的污名长存，他生前，为此事痛苦了二十年，死时，亦是泪痕不干。这种自我悲惨的惩罚，岂是未身临其境的人，能得到？令尊生前喜爱牡丹，先父就创造了这座牡丹园，移植天下各种各色的牡丹。他立志要把天下所有品种的牡丹，都移到牡丹园来。可惜他心愿未偿，赍志以没，这恐又非易兄想得到的。”

易剑寒道：“纵然他事后千苦万痛，但仍然无法洗去他杀死他救命恩人——我的父亲，手上沾有的血腥。”

岳小涓道：“如若先父不是凶手呢？”

易剑寒忽然站了起来道：“这怎么可能？当时在场之人，只有三个，一个是先父，被害人，一个是家母，一个不懂武功，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不是他，难道是家母不成？”

岳小涓道：“凶手是谁，小妹没有证据之前，不敢妄作论断，不过，家父叙述往事，却有着很多的破绽。”

易剑寒冷哼一声道：“你倒说说看，什么破绽？”

岳小涓道：“小妹由家父五十次口述往事，发觉了一个疑点。那就是他出手杀死令尊，五十次都不相同。”

易剑寒道：“姑娘，怎见得这不是令尊的阴谋诡计？”

岳小涓吁了一口气，平静地说道：“易兄，家父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仍然觉得自己是凶手，对此事心存怀疑的，只是小妹。”